

二龍傳

杨明



第 一 章

—

“我们这块地方就是肥啊！说到吃的：旱种玉米水长稻；说到穿的：自出棉花自织布。日本鬼子指望做个万年桩，选中了这块地方搞它什么‘实验清乡’……”

说话的是位姓鲍的老年人。他在这乡间教了快三十年的私塾，直到头发象顶白毡帽，胡须象把黄白麻，还是上无一片瓦，下无半寸地。人们都尊称他鲍老先生，最出名的还是外号“破毛竹”，或者“抱不平”。“破毛竹”是一碰就哗啦啦响个不停的意思。他高兴的时候，话匣子一开，古今南北的就说个没完。倘若遇到了什么不顺眼、不舒气的事，不管是谁，能抓住，就得青筋暴暴地理论一番；要是抓不住，也得高声大噪，指手跺脚地独自叫骂个半晌。据说在反“清乡”那年，伪和平军要抢走一家病人身上的棉被，竟给他一顿痛骂骂退了。于是他这个“鲍(抱)不平”就更加出了名。现在，他把身上那件黄褐色香云纱褂子——农会刚分配给他的胜利果实^①——脱下来，小心披在板凳头上，露出了筋筋条条背脊有点佝偻的赤膊，看劲头，他的话还长着呢。他接着说：

“也亏它鬼子的鬼主意绝：这南边长江，东边大海，用竹篱笆从江边插到海边，圈的地方不小，通、如、海、启，整整三个半县。大小镇市，要路渡口，就连我这脚下的白衣庵统统扎了据点。扳开地理图本哪，鬼子‘二黄’^②的据点密密层层，比‘胡蜂窝’的脸还要难看。”他伸手到那破书桌上，把三字经、百家姓和国语、尺牍之类的一叠旧书翻了一翻，象是为没能找出一个地理图本来证实他的说话而抱歉，把眼睛一眯，鼻梁一皱，堆起一个神秘的笑脸，说：“‘胡蜂窝’你知道吧？我们这里的头号恶霸陈盖奇，一脸大麻子。”

听话的姑娘名叫叶桂华，她很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位老人。这位姑娘刚从县里分配下来没两个月，是派来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。其实，她从城里下乡也才四个来月，她那雪白粉嫩的面孔，卷卷曲曲的头发，尤其是那件没有高领的细花洋布衬衫，袖子短得能让人瞧见胳膊窝。这一切，在乡里人看来，都觉得异样，“鲍不平”对此当然也曾经感到极不顺眼。经过一个多月翻天覆地的土改，他对她的看法有了改变，他看来这位城里姑娘很有点前程：有学问，办事公道，对地主粮户不害怕，说起理来不含糊，对“白鼻子”那样上过大学的粮户也敢斗争。于是也就觉得跟她谈得上来了。现在的谈话，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填写完了最后一个村的土地证，然后开始的。

“这个人哪，我知道，我见过。我们还跟他斗争过哩。”叶桂华乌溜溜的大眼睛里表露出得意的神情。

① 土地改革时，除将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收分给少地农民外，其多余的农具和财物也予没收，分给贫雇农，以解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问题。这些财物叫做“浮财”，农民则称之为胜利果实。

② 汪伪和平军，穿黄色军装，人称“二黄”。

“嗨哈！姑娘家不作兴瞎说。‘胡蜂窝’好几年都没敢回来过，你上哪里去跟他斗争？”

“真的。”叶桂华连忙分辩说，“在城里，我说的在城里。三人执行小组^①来的时候。我们要求和平，反对内战；这个陈五麻子说是什么‘东乡难民’的总代表，他喊着要武装还乡，要消灭共产党！学生会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有名的、杀人上千的‘东乡五阎王’。我们就跟他斗啊！”

老年人的嘴角挂上一丝轻蔑的微笑，打鼻孔里“唔”了一声，说：

“当年是个五阎王，民国十九年^②在他手里死的人，不上千也真有几百。自从新四军一到，这个五阎王可被打倒啦。溜出去好几年不曾家来。”

“我可真的看到他嘴里喊着要‘武装还乡’哩。”

“唔，风是有这个风声，听说他正在招兵买马，当了什么‘还乡团长’。照我看来，他是今世里还不得乡了。要是真的回来，他可怎么也敌不过我们的两条龙。”

提到两条龙，他的劲道更大，两只凹陷进去的老眼，神采奕奕，以骄傲的口吻，望着叶桂华说：

“唉，命该我们海潮乡里出人。他娘所生五子，中间三个都不幸夭亡，这一头一尾巧巧大小十二岁，哥哥生于丙辰，弟

①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，由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停战协定，发布了停战令，并成立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“三人小组”和“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”。这里指的是驻淮阴的三人小组。在“调处”时期内，美蒋代表勾结使用狡计，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。到八月十日美国代表马歇尔及其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“调处失败”，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。

② 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，通如地区进行过农民暴动，组织过红军和农民协会，后失败，遭到地主阶级的血腥镇压。

弟生在戊辰，一对属龙的。小龙在我手里开过蒙，他兄弟俩的名字却都是我鲍某所取。”他高兴得捻着自己的胡须。“不曾想这两个苦命的伢儿会有这样的出息。这名字取对了。一瑞一祥，二龙有出息，真算我海潮乡里瑞祥之兆啊！你听过我们乡里大家编的山歌没有？”

叶桂华刚想点头示意，门口噉噉喳喳地有人失笑，原来是从早秧田里捡稻穗回来的一群孩子，也不知他们站在那儿静听了多少时候。这阵笑声，想必是鲍老先生这句问话引起的。

“有什么好笑？”老人严厉地望着孩子们。

“这还没听过哩？三岁伢儿都会唱。”一个孩子歪着头，挤着眼笑道。

“哪个问你？你晓得人家叶同志是从城里来的，就一定听过？”

孩子们笑着躲开老先生的眼睛，到庵堂天井里齐声唱了起来：

海潮乡里千尺浪，
齐心合力反“清乡”！
鬼子的篱笆烧成了灰，
老百姓齐心铁桶的墙。
要问人心怎得齐？
人人心向的共产党。
乡里的浪头哪来这样的高？
领头的大龙本领强。

“对！就是这个。”老先生点着头，得意地说，“海潮乡打鬼子真是有名气，苏中大报上都登过。一点不假，鬼子兵两只脚下来，常要八只脚抬回去。到后来，真鬼子不敢下乡，‘二黄’呢，嗨嗨，他们也唱歌儿：

海潮、海潮，寸步难跑，
跨进海潮，命剩半条。
宁过九条江，不到海潮乡，
过江顶多遇风浪，到了海潮见阎王。”

“不对，”一条尖细清脆的嗓子在门外嚷道，“不是见阎王。”有两个孩子没有舍得离开门边，还掩在门框外面听着哩。

“是甚的？”鲍老先生又一次严厉而不平地望着孩子。

“到了海潮见龙王。”那孩子歪着头执拗地说。他把个“龙”字咬得重重的。

老人家的眼睛，连连眨巴了几下，扁起嘴来笑了，笑得连黄白胡须都在抖动，信服地竖起大拇指来：

“好，这龙王就是比阎王两个字来得好。”

这些故事和歌谣，叶桂华差不多已经听得烂熟了。这两个月里，无论老太太还是小孩子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是农会的干部还是民兵，只要一有空，说开了头，都会把这些事情讲给她听。的确，海潮乡里的人，把自己在抗日反“清乡”斗争中的英勇事迹看作无比的光荣，把他们的支部书记、乡指导员孙瑞龙，和民兵队长孙祥龙这一对兄弟，当作自己的骄傲。逐渐逐渐的，叶桂华也就把初到乡里时的那些感觉和不惯抛得干干净净。她初到乡里，曾经这么想：这算什么老区呢？从什么地

方看出自己所理想的那种革命气象呢？这里的人十有八九不识字，好多年轻的女人还留着头发梳个角子。而且多半没有个象样的名字，不是叫什么“侯”，就是叫什么“姑娘”“嫂子”。现在，她甚至特别感激县委把她分配到海潮乡来。她觉得自己在分享着人们的光荣，从而感到说不出的幸福。

“唔，这两个苦命的伢儿，真不想有这么大的出息。”鲍老先生重复地感叹了一句，话题儿又转到二龙身上来。“现在大龙是名扬四海罗！区里有名，县里有榜。瑞龙侯两年里头两次参加专区开的英雄大会，头一回领来上级赏给海潮乡民兵一支簇崭新、旺旺亮的东洋马拐子，现在祥龙背着。第二回，听说是专员陪他坐在头排，又赏他一根盒子枪。反‘清乡’那年月啊！乡里的人有这么两天不遇见大龙，就象失了魂，落了魄；一看到大龙的影子，就浑身是劲，就象天塌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。二龙中随便哪个，在半里路以外咳嗽一声，老百姓准能分得出这是大龙还是小龙。听到这声咳嗽，身边有什么灾难祸事，也就立时化险为夷，消灾降福。”老人家似乎唯恐小叶不能相信他这神话般的描述，面膛上表现得十分认真严肃。“这可一点儿不假。有一回，‘二黄’乡长带着鬼子下来烧了两家房子，瑞龙侯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朝着南边点了三下头，嘿，不出一个月，他就带人穿过三十六道岗哨，把那个家伙就活抱下来了。”

叶桂华越听越有滋味。捡稻穗的孩子们也索性慢慢挤到门里来了。屋子里闷热得很。鲍老的胸口汗湿淋淋的，小叶脖子里也在往下爬汗。她还是满有兴趣地问了不少听人传说的故事。后来她还问道：

“您说这二龙到底哪个龙强呢？”

孩子们又在哪儿哪儿笑了。好象是说：这问话多奇怪啊？

老者朝着孩子们扫了一眼，慢慢地说：

“人家总是欢喜把他兄弟俩并称二龙，尤其是最近这年把，几十里路外恐怕也没有个不晓得‘海潮二龙’的。不过弟弟当然不能和哥哥相比，到底相差十二岁哩。哥哥真算得海潮乡里一个掌舵的，有勇有谋，跟着他不怕担风险。赤胆忠心，桩桩事都为着乡里百姓。弟弟嘛，一手好枪法。大家封他叫神枪手。”说着，老人家伸手在那破书桌上拍了两下，象是为了唤起小叶的注意，又象是为了说明一个高度，“桌子这么高就替哥哥背枪。那时新四军刚来，刚兴农会减租，瑞龙领到了一支枪，由祥龙替他背着。这个伢儿啊，早上瞄，晚上瞄，夜里还对着香头儿瞄。你注意着瞧，祥龙侯那双眼睛，都练成一只大一只细的啦。只要功夫深，铁尺磨成针噢！等他升了乡队长，那枪法就了不得啦，当年薛丁山的弓弹说能打开口雁，祥龙侯要比薛丁山更高强。一点儿不假，要是瞄鬼子左眼，保险歪不到右眼上去。要是瞄鬼子鼻梁骨，嘿，左右不偏半毫分……”

老年人的话正说在劲头上，从白衣庵院墙外边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。在屋里凝神听话的孩子们，一哄就奔了出去，嘴里嚷嚷着：“看小龙打枪噢！”

“你看，我们这块地方简直是活地，提到曹操曹操就到，祥龙来了。是他，一定是。只有他的枪子儿多，他那枪的声响，也跟别人不一样，叭公叭公的，真东洋货。”

不一会儿，祥龙果真给一群孩子簇拥着跨进白衣庵来。他身穿一件鱼白粗布褂子，胸前的钮扣敞开着，露出了结实的胸脯。那支被人称为东洋马拐子的三八式马枪，倒挂在他的右

肩^上，枪口朝^下。一顶灰色干部帽戴在脑勺子上，帽舌子翘得高高的，把他那宽额角和年轻的脸膛暴露在太阳光下，给晒得红黑油亮。他那浓黑的眉毛下面，一双英俊而又带有一点稚气的大眼，向庵堂东殿（现在是鲍老先生的塾馆）望去，一眼就看到叶桂华了。于是，隔着一个天井斜角，将拎着双脚藏在身后的一只长尾花毛野鸡，用力扔向东殿门前的砖台阶上，把高高兴兴迎出来的小叶吓了一跳，于是他红黑油亮的脸膛，挂上了一丝得意而淘气的微笑。

“嗨，今儿晚饭又好开荤啦。”

“可不要拿回家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哥哥今天要家来啦。”一句话说了一半，他瞥见鲍老先生出了东殿，就对着他喊道：“鲍先生，你翻了身没有？心窝塘儿可曾满哩？”

“心满意足。把书房搬到白衣庵来，就该咧着嘴睡觉，如今又分衣裳又分粮食的……我这个人知足常乐。”

“桌子送来了没有？”祥龙没听鲍老先生说完，就没头没脑地问起桌子，又不等对方回话，接着说：“我已经关照过了，把陈锡章家里一张好书桌，红木的，分给你。我教农会马上给你送来。坐在那个桌子上教书，才象个样子。”

“那就真要睡着了笑醒啦！……”

“鲍先生，你来！”祥龙习惯地不等别人把话说完，就切断老年人的话尾，把手向他招了招，自己先转身回到天井中间站着。

老年人急忙忙地去套上了香云纱褂子，孩子们好奇地跟着，叶桂华也好奇地跟着往外走。

“呸，这东大殿就让你教书；这正殿做乡公所；进西厢嘛，算个乡队部。这院墙要大修，不，拆掉重砌，中间砌个大门楼，挂个海潮乡公所的大牌子。”看来他心里好象有个成熟的计划，甚至仿佛已经作了决定。但是他那指东划西的手指刚刚放下，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似的摆了摆头：“书坊摆在这块不好，细麻雀儿一天到夜叽叽喳喳的，那乡公所还象个甚的样子？！”

“喂，我教的伢儿一向很安顿的，不准叽叽喳喳就是。”鲍老先生唯恐要他的私塾搬走，急忙保证道。

“你这个思想，又得挨你哥哥批评。”叶桂华笑着望小龙说，“你不记得前几天的事？”

“放一万个心，打不起来！我说打不起来就打不起来。哪个还想打仗？打了这些年，哪个不想过点太平日子！”他大咧咧地说。前几天的事情他记得，那就是在全乡召开传达上级党组织关于“争取和平，充分准备”的指示、动员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的大会的当天晚上，祥龙合计争取时间到陈家大园去倒棵大树，打一张大床。因为他对农会分配给他家的那张床实在喜欢，可惜只有一张。哥哥听到这话，批评他说：“你这思想啊！多想想打仗，少想打床。”祥龙想到这里，接着又侧过头紧靠叶桂华的耳边小声儿说：

“哥哥这回开会去有八成儿要调工作，人家都说他要当区长。”他挤挤眼睛，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。“今后乡里的事情我小龙说了算。”

围在他身边的那几个孩子，有的歪着头仰望着他眨眼睛，有的朝他竖起大拇指。他扬了扬那浓黑的眉毛，耸了耸倒挂着三八马枪的右肩，转身大步走出庵院门去。鲍老先生还是跟着，叶桂华也还是跟着。孩子们一窝蜂冲向东殿台阶，抢着

捡起那只野鸡，一下子将野鸡毛分了个精光，又一窝蜂地跟出大院外面去了。

白衣庵的院墙墙头，象一嘴缺牙躺齿。倒塌了的碉堡，趴在墙角边。这都是战争时候留下来的痕迹，乡里还没顾上修理。院墙上石灰斑斑驳驳，曾经被打开作为枪眼用的窟窿，有的给堵上了，有的还透着亮。墙上几行大字，每一个字足有头号碗口大；不仅没有残缺，看上去竟犹墨沈淋漓。写着：

活捉孙大龙或孙小龙者赏银元一千，击毙其一者，赏洋五百！

“嗨嗨！”鲍老先生跨出院门，见祥龙正在注视着这墙上的字句，就笑着说，“我花了两个半天工夫哩，把这个榜文用黑墨描过一遍。要我有本事的话，就把它刻成石碑，留给这些伢儿看看。”他顺手抚摸了身边一个孩子的脑勺。

祥龙带着微笑摇了摇头。因为他本想再进一步说说他那修院墙砌门楼的打算，鲍老先生开了口就插不上去。

“这可了不得啊！我们的二龙是鬼子出过价钱的！古话不是说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？这赏不谓不重哪！海潮乡的人就是不爱财，没有一个想去讨赏的。喂，我们的二龙在重赏之下安然无恙。”老年人说来精神抖抖，眼睛又神秘地眯缝起来，鼻梁也皱起来了。

“对，老先生说的对。”叶桂华看了祥龙一眼，她毫不含糊地说。“这是光荣！我看了都觉得浑身热血沸腾。要是顽固派打来的话，看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有信心。”

祥龙笑着耸了耸肩头，说：

“你们要留着就留着吧！”说罢，拿腿就走。

“你不坐会儿？看看我们写的土地证合不合适？”

“我要去看看担架队哩！”

“提起担架队，”老年人碎碎步儿追了上去，凑近祥龙，神秘地小声儿问道：“听说大打起来啦？”

“你放一万个心吧！把身体养得好好的，多活几年，有你享的福。”祥龙摆着手，大声地说。

“大龙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就在脚前脚后吧！区里开紧急会议哩。”他走远了。

二

这天夜里，雷声隆隆，盖住了西边的炮声。一阵接一阵闪光，把漆黑的天，一次又一次地从顶上撕裂到地面。

海潮乡支部书记瑞龙，参加完了区委扩大会议，匆匆忙忙向回奔去。一阵闪来，刺激得眼睛发花，闪灭之后，就伸手不见五指，他全凭着道路熟悉，一脚高一脚低地，匆匆忙忙向回奔去。

青蛙擦过他的脚背，跳向稻田里去。疾风卷来，芦叶割痛着他的手脸，但他什么也没有在意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盘念着区委书记周琪的话。这本来是瑞龙的特点，上级领导同志的说话，或者是党委的文件，他总要反复背诵过几遍。要是由他传达个什么指示，可以说得一字不差。人家都夸他记性好，他却说：“文化低，笔头子不灵，再不在心里多盘几遍，那还能不犯错误？”但是，这一回他把周琪的话盘来复去，好象不单是为了记住它，好回去传达执行，心里还带着点儿困惑，在不断地

思量，理解。

这是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的第一个夏天——一九四六年的夏天。论节气，刚刚立了秋。早水稻已经登了场，晚稻正在秀穗。乡里太平了大半年了。除开还不能进南通城以外，战争，在人们的脑子里，渐渐淡漠起来。上个月，忽然又传来了炮声。

炮声，是从西边白蒲镇方向传来的。打鬼子，反“清乡”，熬过多少个战争年头的人们，刚刚安下心来，盼望着太太平平的建设自己的生活；蒋介石反动派，却又把大规模内战，再一次强加到人们头上来了。七月十二那天，南通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向北发动了猛烈进攻。

使瑞龙感到困惑的是区委将这次参军任务估计得困难些。周琪同志说：“听不见枪声快一年了，很自然会有人怕再听枪声；有的人在‘争取和平，充分准备’八个字里，就只听进去‘和平’两个字，所以就麻痹起来了。……当然，这是少数人，不过，群众中间有这样的人，党员中间也有，干部中间也会有。”

“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人吗？党不是一步没慢地告诉过大家：蒋介石要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，他的方针已经定了，要打内战；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，争取成立联合政府，一方面也要作好充分的准备，警惕内战的危险！党不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：蒋介石磨刀了，我们也要磨刀。这些话，难道说真会有人没听进去？”

真的，在瑞龙看来，不该也不会有人把党的话忘掉。他把区委书记的话重又细细咀嚼了一遍，然后，扳着手指头，将支部里年轻的党员名字，一个个放到心里盘了一盘。再后，又把

青年民兵，贫雇农……都好好儿估了又估，算了又算，他默默地对自己说：

“提到打反动派，保家保田，海潮乡的人还会落后吗？你看反‘清乡’那劲头！你看这次土改斗地主那劲头！……海潮乡应该说比别的乡条件还好，党员多，他们都是在‘清乡’大锄头底下捶过来的。扳指头也数不出几个怕打仗的人来，加上我还有个好兄弟。”

一想到他的好兄弟，他就觉得完成这回任务更有把握。他想着：动员大会上，第一个站出来的就应该是他弟弟，十九岁的彪小伙子，神枪手祥龙。小伙子也许会用他习惯的动作和口气，把胸脯子一拍，大声说道：“保证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“跟我一道，放一万个心！”于是，年轻的党员，民兵，都争着跟上来报名……

周琪同志的意见是对的：应当让祥龙到部队去锻炼，这是一棵好苗子。好是好，但还是一棵苗子，不好好儿培养是长不成材的。你看这个小青年骄傲起来了。他不懂得群众称赞他，组织上表扬他是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人家称他神枪手是为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；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本领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大的功劳了。他骄傲起来了。

但是，祥龙到底是我的好兄弟。他是共产党员，他听党的话，也听我哥哥的话，他带头参军不成问题。他一带头，三二十个青年人跟上也不成问题……

想着想着，瑞龙满有信心地独自微笑起来。脚下的步子，也就自然地加快迈大了。

一条长闪，瑞龙隐约看见对面来了一行人，象是一支队伍。他机灵地一滑腿钻进河边芦苇里去，静静地观察着。

零乱的脚步，从他的眼前过去。他判清了，这是一支开往前方去的担架队。于是，他悄悄儿站上岸来，故意地亮开嗓子干咳了一声，然后问道：

“这是哪个乡的担架？”

风很大，芦苇草给刮得歪歪倒倒，并趁风吼叫着。瑞龙这一声问话，却给听出来了。

“是我们。指导员你回来啦？”

答话的是何其良。整个儿队伍，二十多人都跟着围了过来，三天没见，就象三年没见那样，你唤“指导员”，他喊“大龙”，七嘴八舌，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起来：

“指导员，有什的好消息？”

“大龙，分田的章程到底改是不改？有人说，打起来了，不能分啦？”

“前线打得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听说反动派比我们的部队多好几倍哩，可是真的？”

“.....”

瑞龙一面摸黑把几副担架骨子都拿过来掂掂拧拧，检查过是否牢实；一面注意把大伙儿的七言八语听个清清楚楚。等他觉得大家问的差不多了，这才带着笑声说了一句：

“听起来，这两天乡里谣言不少哇！”

“是嘛，风风扬扬的，话就是不少；真弄的养个儿子象邻居——疑三惑四的哩！”这是民兵林家祥。

“指导员跟我们说说吧！看到底怎么样。”

“你们这就要赶路，我也要赶回去开会。”瑞龙开朗的声腔，就给人以一种坚定的信念。“屁股坐正了，立场站稳了，用不着疑三惑四。是好是坏，自己到前方去看看就晓得了。家

里的事，大家但放宽心。田是分定了。穷人翻身也是翻定了！要是反动派一进攻，我们就不敢革命，那就不能算共产党！”他稍顿了一下，“不过有一层：仗打赢了，我们翻身也才靠得牢。要打赢呢，就要前方后方大家出力，你们这回去……”

“这你也但放宽心。”共产党员郭成抢嘴大声说，“海潮乡的人从来不做孬种。”

“对，不会丢脸。”许多人同声保证道。

“你们看见祥龙没有？”

“在，傍晚光景还在我们一起呢。大概他带后一批。”

“你们是哪个负责？”

“我。”郭成答应着。

“你？”

“我们的何大哥就是朝我身上推呗。”郭成在何其良的肉背上响响地打了一巴掌。

“你负责，我负责，还不是一样。”何其良是有名的说不出高声的热心人。

黑夜里，趁着何其良他俩在说话的当儿，瑞龙默默寻思了一下，一面问道：“还有哪几个党员？”一面就凑上同志们的脸去，一个个辨认起来。

“我。”这是王忠和。

“还有我。”这是张福如。

就在这两分钟里，瑞龙脑子里转了几转，然后果断地说：

“担架队还是何其良同志负责带去。郭成、福如和忠和跟我回去。”

“好！”郭成双脚蹦起了尺把高：“哈，大概是要参军了。”

郭成这小伙子，人称“快嘴”。经他这一提醒，大伙儿立刻

相信了八成，抢着上前把瑞龙的胳膊肩膀又拉又揉地嚷道：

“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“我们都回去。”

“对，我们年纪都不大，一起回去。”

何其良心里也在动，轻轻把瑞龙的膀子一拉，正想说什么，瑞龙抓住他的手暗暗捏了一把，先开口说：“支前任务重要得很哩。支部把这个担架队交给你了。”何其良的话就只好咽了回去。

“大家不要瞎猜了，前方部队等着你们呢。你们早到一步，受伤同志少吃点苦，你们脚下放快一点，受伤的同志也就少熬会疼。天色不好，快赶路吧。到了前方，告诉主力部队的同志，就说千千万万翻了身的种田人，跟他们站在一起！为了打败蒋光头的进攻，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一定做好。”

瑞龙佇立着目送大家走向大雷大闪中去。只见何其良悄悄儿溜回他的身边来，急急地小声儿说：

“为什的独独不要我转去？”

“他们年轻。”

“大龙，我还比你小四岁啊！”

“你想吧，支前队伍里没有党员成不成？”

何其良仿佛立即就想通了，没有再说多话，奔着大步追上担架队去。瑞龙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想在黑暗中瞧得更远些。他满意地微笑了，心里说：“可是？！周政委啊，这回你看着吧！”

三

才一更天光景，瑞龙家里就断了人。在这几个月里，尤其